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六十一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兵十四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

言水因地傾側而制其流兵因

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

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

言其有變化故地有方圖

能隨

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勝之若神

懸權

而動

量敵動也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

五行謂金木水火土四時謂春

夏秋冬言五行更玉四時迭用

日有短長月有生死

兵無成勢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兵

之形勢或弱或強也

因機設權

春秋時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也○春秋

時楚師伐吳箴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鉞職深切

○春秋時邾人城翼翼邾邑也還將

自離姑

離姑邾邑也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也

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

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

至武城而還依南山行不欲過武城

大夫徐鉏曰

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

謂此山道下濕

遂自離姑

遂過武城

武

城人塞其前

以兵塞其前道

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

推而覆之遂敗邾師○春秋時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羣

狄於太原

無終山戎也

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

地險不便車阨鳥介切

以什共車必克

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

困諸阨又鳥

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也

請皆卒

去馬用步卒

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

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也行戶郎切

五乘為三五

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

去車更以五人為五分為三五

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

角叅為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處置之名

以誘之狄人笑之

其笑

失常也

未陣而薄大敗之

○戰國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

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熟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燕

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

裁少出兵所以示弱

賊見勢弱

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

後漢末袁尚擊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尚聞鄴急棄平原而救求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尚曰當何所辦孚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

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著平上冠持問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縋引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訖將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幼為不如驅出之省穀配乃夜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

孚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
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而歸尚明日曹公
聞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於
渭南為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
伯子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須臾成冰
堅如鐵石功不遠曙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
公從之比明而就○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
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嶮道賊走可

得其馬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擊獲馬三百餘匹方船載還○吳將賀齊討黠

音伊

歛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人

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方植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處以戈拓山為緣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多懸布以授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

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
所為守路備嶮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
善禁術吳師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
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蟲
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蟲彼必無能為
也遂伐木為棥與棒同布陣四面羅列俱鳴鼓角勒兵待
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而降之○十六國後
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留將姚豹守譙城

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膽氣也○十六國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容垂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為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於樹枝上光照數里冲懼退還上明○東晉末大將

宋武帝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古暗切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東晉

末宋武帝作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俄青等步
騎十萬屯河北帝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
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
所殺掠遣軍纔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
主丁昨音午率七百人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

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眊仍

切羽
毛節

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宋武

先命將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眊既舉超石馳往赴之

并齋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趙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叢箭射之魏衆既多弩不能制趙石遂行別賣大鎚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四尺以鎚鎚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遂奔潰○宋檀祗為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暗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

之傷敗却入祇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將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宋將宗慤征林邑圍區粟城林邑王范陽邁遣將范毗沙達率萬餘人來救慤謂諸將曰寇衆我寡難與爭鋒乃分軍為數道偃旗卧鼓慤潛進令曰聽吾鼓噪乃出山路榛深賊了不為備卒見軍至驚懼退走慤乘勝追討敗歸林邑務攻區粟拔之汎海陵山徑入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軍阻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

逆阻渠不得渡以具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集
然後擊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厲
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
百獸乃制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皆潰亂慤率兵
直渡渠奮擊陽邁遁走其衆奔散遂克林邑○蕭齊將
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後魏荆河州之太倉口魏
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
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即夜分兵為二

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領兵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覩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梁將侯景反兵逼建業衆皆危懼梁將羊侃為守城督因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

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
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
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倒
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
內侃曰車高墜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
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頻攻不捷會侃病死城乃陷○
後魏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魏大將長孫雉討之軍
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為壘勝

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畧抗衡當以河山嶮
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勢縱曹操復出亦無
所逞竒必須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鬪心潼
關之賊必覩風而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尅雉曰賊黨薛
循義已圍河東薛風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孫珍停師
蒲坂又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侶曰孫珍本行陣
一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朝受元帥之任
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圖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

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雉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侶於弘農北渡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侶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人遂傳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

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侶頗有力○後魏末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人屯據薊城魏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衆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

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泉內應遂遁走追擒之○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魏將爾朱榮自太原討之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噪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乃分命壯勇

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西魏將王羆為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知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閣外洶洶有聲羆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東魏遣將斛律金寇洛陽師至於河北周文帝患其渡河乃於上流縱火船而下以燒河橋金先

備小艇半盛以水鐵鎖連之一旦絕中流火船至而不
前須臾火滅而橋獲全遂進軍洛陽○西魏將韋孝寬
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
下及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
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
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塹地道又於城北起土
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道仍置戰
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上

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鞞吹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每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又於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復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而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壞處豎

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城竟以全○西魏末蠕蠕侵魏魏大將元纂禦之蠕蠕遂逃出塞纂令將士于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郅原前後七十戰盡降其衆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遙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為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一紫騮音爪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

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追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塞○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城東魏大尉高岳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臥鼓偃旗寂若無人者岳恃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勇騎開門出戰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備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積

子算切

因迅風便投

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繼而出戰岳
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退思政即命據其兩土
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
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
被灌已久多亦頽壞岳悉衆苦攻分任迭進一旬之中
晝夜不息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又屬大雪平
地三尺衆斃於鋒刃及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乃更修堰
作鐵龍雜獸用厭水怪堰成水大至城中水泉湧溢不

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不敢逼城齊文襄乃率步騎十萬來自於堰下督厲士卒增功築堰時盛夏水壯城北面遂壞頃之水便溢滿無措足之地遂被擒文襄義而禮之○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掠抄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各持囊遣官司部分各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遂即遣之

瑱等聞之量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船中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即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為士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見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

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扞擊
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後周末隋文帝輔政
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隋文帝
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以萬
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移積粟讓
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
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
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

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

令

即尉遲迥

賞賜將士金鄉人以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

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意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恃眾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

皆投漆水而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輓送京師河南悉

平

寬毗羅之眾妻子如呂蒙襲
趙南郡恤關羽之眾戚屬同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

伐陳諸將皆云大江濶遠兵不習水以此為疑若一登

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

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

江諸州二十歲以上老馬令秣飼以平陳為名賊必懼

而求馬擬戰密勅刺史令私買博大船江南下濕特不

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然終不為彼用陳主叔寶果

大造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頴請所博得
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魚蓮遨遊為名造船教
水戰仍以賀若弼為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也○隋煬
帝初漢王諒據并州反代州總管李景為諒將喬鍾馗
所圍隋將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
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山谷出
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馗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
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馗軍不知所為伏兵發擊之因

而大潰○隋將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戰不利於是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陳方詐為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大唐貞觀中北狄鐵勒薛延陀發同羅僕骨回紇等衆合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太宗誡之曰

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勅思摩燒薊秋草延陀糧餉日盡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畜齧散林木枝皮畧盡卿等犄角思摩不須前戰候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陀之衆破之先是延陀擊突厥沙鉢羅及社爾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則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

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勅兵拒擊之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陣率長稍數百為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厥突於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謂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前遣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兵多餒死所以敗也狡寇狙

忤不可以不備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
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
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井解鞍牧
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衆
奔潰自是續遣糧運無敢近者

多方誤之

春秋時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

員音筠

對曰楚

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

肄猶勞也

一師至

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

疲弊於道

亟肄以

罷之

亟音器罷音疲

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終於吳師入郢

郢楚都也

○

春秋時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陣於槁李

槁將遂切

勾踐患

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

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師所擒欲使吳師亂取

之而吳不動矣

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

以劍主頭行戶郎切

而辭曰二君

有治

治軍旅也

臣干旗鼓

犯軍令也

不敏於軍之行前不敢逃刑

將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後漢末曹公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與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涼州○魏將田國讓率兵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抄軍前後斷

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
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行數十里
乃知之○魏末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招吳請援司馬
景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
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
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
遣羸疾就穀廩淮北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景
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

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聚糧完
守外結吳人自為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
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
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
不戰而破水賊水賊破欽等必為我擒矣誕欽等出攻
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
疑貳誕殺欽欽子騫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巡城而
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拔之○東晉初

前燕慕容廆

胡罪切

封畧漸廣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

校尉崔毖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復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

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瑟昨有使至於是二國
果疑宇文同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
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
簡銳士令𦍋音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直
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
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
遂大敗𦍋翰皆虜之子○十六國後燕慕容盛據遼東
其遼西太守李朗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

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滅其族遣將李早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早旋師朗既聞其家盡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早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師於北平早候知之襲尅令支遣裨將追朗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所以追早還者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其怠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齊末東昏侯以

劉山陽為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
頴胄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為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叅
軍王天獸龐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
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又加以唇亡齒寒自有
傷弦之急寧不闇同邪我總荊州之兵掃定東夏韓白
重出不能為計况以無算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陽至荊
州便即授首諸軍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丘梁武復令
天獸齎書與頴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夫用兵

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迺先遣天獸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膺聞必謂行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顏胄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顏胄伏

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東魏初齊神武破爾朱
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抄掠每揚聲云欲討之
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
竇泰率精騎先驅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
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克之。○後周陵州木籠獠
恃險每行抄劫周將陸騰討之獠因山為城攻之不可
拔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獠果棄
其兵仗或携妻子臨城觀樂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

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討擊盡破之○後周將周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已奔於陳偽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若叛還欲得軍來必無鬪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為然引軍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

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船取其楫建周旗幟猛於
是大敗僅以身免矣○隋高潁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
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熟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
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
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持
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
人益弊○隋賀若弼鎮淮南先是弼請沿江防人每交
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

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
為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遂
滅陳○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
宗陳兵拒之兩陣將交太宗以數騎出謂曰不念昔日
香火之言乃來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內異故以此言疑
之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
使曰王不須慮我無惡意更欲與王固盟約耳於是殿
軍引却也

孫子曰上兵伐謀

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慮其未生善

保勝者出於無形也

先攻其心

戰國齊將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務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為心者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心也○

漢王既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衆漢兵圍之而皆為楚

歌楚人久苦征戰因敗思鄉遂潰

斯亦攻心之機

○蜀大將諸

葛孔明率衆定南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

南人不復反矣

斯攻心服之具
邊防南蠻篇

○晉大將司空劉琨守

太原羣胡攻圍久未下琨計窘吹笳聲悲寥亮羣胡夜

聞之愁思遂潰散

斯亦攻心
之機也

奪敵心計

後漢初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第一

鎮守處也

遣軍師皇

甫文出謁恂辭理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

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

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
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
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
皆曰非所及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六十二

唐 京兆杜佑 君卿纂

兵十五

孫子曰必生可虜

將弱怯則有必生之意可急擊而取之

敵無固志可取之

春秋時晉師伐楚至於邲

毗切必

楚師出陣楚將孫叔敖

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先人也

元戎戎車在前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則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也

軍志曰

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可也

奪敵戰心先蘓見切

遂疾進師車馳

卒奔乘晉軍晉帥荀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

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兩手曰掬

中軍裨將

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

先具舟有必生之意

○

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

郵棠齊邑

太子與郭榮

扣馬

齊太子光也榮齊大夫也

曰師速而疾畧也

言欲行畧其地無久攻意

將退

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

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南及沂

齊侯納太

子諫遂不敗

○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

水名

將擊之夫

緊謂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

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關心矣半濟而後可

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又從之

敗諸雍澁五戰及郢

奔食食者走不陣澁音誓

○漢將趙充國討先

零羌羌久屯聚解弛覩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

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

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漢將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蟻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矣○晉將劉

毅沂江追桓玄戰於崢嶸洲於時官軍數十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關心官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隋煬帝征高麗大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又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高麗國相乞支文德遣使偽降請述曰遂旋師者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

至鴨綠水行四五百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人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耳

孫子曰歸師勿遏

若窮寇遠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敢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遠遏截之

歸師勿遏

後漢末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守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縱奇兵步

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過吾歸師而與吾爭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十六國前秦苻堅自伐晉於壽春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於華澤堅將苻叡以爲反實衝姚

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驅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復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

十六國夏赫連勃勃伐南涼禿髮傉檀大破之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

朗謂曰勃勃天姿雄鷲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度趣萬解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偃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埋車以塞路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十六國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

為弘所敗業歎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

兵一分一合以敵為

變兵法詐詭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為變化之術

故其疾如風

進退應機

其徐如林

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

侵掠如火

猛烈也

不動如山

守敵之信敵之

誰惑安難知如陰

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

動如雷霆

疾速不應也

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

指嚮分眾

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指嚮則分離其

眾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

違不動如山之義也

東晉前秦苻堅率兵來伐晉晉將謝石謝玄拒之堅遣其將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若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明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

得過我以鐵騎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
於是麾軍却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
渡淝水逼之融馳騎掠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
勝追擊死者相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走○後周末
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從隋文
帝遣將韋孝寬討之迥男惇都昆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
軍於沁東拒之沁七切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
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

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大唐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業於揚州起兵以匡復皇家為辭月餘日間致精卒數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敬業率軍拒於下阿谿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衣甲非厚者居衆後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噪而奔擊乃大敗焉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晉相宋武帝率兵拒之出輕利鬪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

於西岸右軍叅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殉之於是衆
軍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宋武自
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
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焰翳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
循等還潯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
服

乘勝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卒

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
八威振天下勢懾內外今舉漢中蜀人覩風破膽失守
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度而遲
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
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剋也若少緩之則諸葛亮
明於理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人既定
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為後憂曹公不從居
數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

曹公悔之又問瞋曰今尚可擊否瞋曰今已小定未可

擊也

曹公違之而失

○晉鎮南將軍都督荊州杜元凱襲吳樂

鄉

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六十里

虜都督孫歆沅湘以南至於交廣覩

風送款時衆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將暑熱

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大舉元凱曰昔燕樂毅

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王師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

節之後皆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羣帥直詣秣陵所過城

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者慙而謝焉○十六國蜀

李特攻晉將張徽徽軍潰特議欲釋徽還涪音浮諸將進
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減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
舍而寬之徽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
復進攻徽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
存以徽喪還之○東晉將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
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
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
遂定漢沔○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

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執馬而諫曰糒糧已竭士卒疲頓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太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其勢逐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遂策馬而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為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

中苦饑此夕唯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飽而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翟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戰小為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果大破之乘勝遂逼折塢城竇抗等苦諫曰賊主猶堅據城雖破其將宗羅睺未可即逼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筭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已破餘衆何足為虞

兗魁之計畫於此矣遂率衆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
陴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杲窮蹙開門請降

乘勢先聲後實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晉
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
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
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
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不能久敵

齊師夜遁○漢王遣韓信破

陳餘後信購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
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
擒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
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
勞卒罷音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
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
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齊燕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
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

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

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醪兵

魏都賦曰醪者順時

劉達曰醪酒也

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

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
服雖有智者亦難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
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
而靡

因敵懼遂取之

春秋時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攻曹城門

曹人尸諸城上

磔晉人死

於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稱舍於墓

舍墓謂將發塚也

師遷焉

曹人兇懼

遷至曹人墓也兇恐懼聲也音吁勇反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

晉侯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晉將朱齡石伐蜀賊

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

百餘里縱遣將侯暉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

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

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劉鍾曰不然

前揚聲言大衆由內江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祇可因其兇懼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為蜀所虜耳從之翼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縱之城守相次瓦解

推人事破災異

周武王伐紂師至汜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

之驟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法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告凶卜筮不吉星變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刻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乃焚龜折著援枹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

遂滅紂。○大唐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柝據丹陽反遣趙郡王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憂懼之深耶公柝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盃中之血乃公柝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竟平公柝焉

散衆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

負斧鑕於軍門

鑕也示必死鑕之日反鑕竹林反

弇傳步詣行在而勒

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

凡平城陽琅琊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

原泰山臨淄

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

千餘輅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後魏末河北賊葛

榮為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魏將以賊徒既衆若即分

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榮乃普告衆聽從所樂親屬相

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時

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
宜擢其渠帥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之
機速焉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節制也

謂順天行誅因陰陽
四時剛柔之制故司

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若細雨沐軍臨機
必有捷迴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
如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壘赤氣臨軍皆敗之兆若烟
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
雨之占其
來久矣

風雲氣候雜占

語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故附於末篇

太公曰凡興軍動衆陳兵天必見其雲氣示之以安危故勝敗可逆知也其軍中有知曉時氣者厚寵之常令清朝若日午察彼軍及我軍上氣色皆須記之若軍上氣不盛加警備守輒勿輕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察氣者軍之大要當令三五人參馬登高若臨下察之進退以氣為候○凡興兵動衆忌大風雷而陰不見日○凡氣初出如甑上氣勃勃上積為霧霧為陰陰氣結為虹霓暈珥之屬如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為災必和雜

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
候之期內有風雨災不成或有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
黑下黃敵欲來求戰無誠實言及九日內必覺備之吉
或日月陰沉無光不雨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
日久陰不雨下謀上也○凡敵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
威德或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或敵
上氣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皆不得擊○凡氣上與天
連軍中將賢良○凡氣如龍如虎如火煙之形或如火

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尖而卑或氣黑如門上樓皆猛將氣○凡敵上氣青而疎散者將怯弱前大後小將怯不明○凡軍上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有氣如赤杵在黑雲中皆有伏兵或兩軍相當赤氣在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有雲絞絞綿綿此以車騎為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以步卒為伏兵或有雲如山岳在外有伏兵不可不審察也○凡降人之氣如人十十五皆叉手低頭降之象或有氣上黃

下白名曰喜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風不旁勃旌旗
暈暈順風而揚舉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凡
敵軍上氣如山隄上林木不可與戰在吾軍大勝或如
火光亦大勝或敵上白氣全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
不可擊在吾軍必大勝○或敵上氣黃白厚潤而重者
勿與戰○或遙視軍上雲如鬪雞赤白相隨在氣中得
天助不可擊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頭向敵者戰必
勝○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

擊有赤黃氣干天亦不可攻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虎狀其軍不可攻○若逆風來應氣旁勃牙旗折陰不見日旌旗激揚敗候也○若雲氣從敵所來終日不上吾軍不可出出則不利若風氣俱來此為敗候在急也○凡敵上氣色如馬肝如死灰或類偃蓋皆敗徵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軍必敗或軍上氣昏發連夜照人則軍士散亂○或軍上有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

者其軍必敗○或軍上有赤氣炎炎降天將死衆亂○
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
天狗下食血敗軍也○或有雲氣蓋道蒙蔽盡山此敗
候○凡城中有白氣如旗者不可攻○或有黃雲臨城
有大喜慶○或有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屠○
或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天鉞也不可伐伐者死○
或城上氣如火烟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
或氣如杵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不可攻○

或城上有雲分為兩彗狀者攻不可得○凡攻城圍邑過旬日不雷雨者城有輔助疾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遶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城上有赤氣如飛鳥擊之可敗也○或有氣出入者人欲逃○或有氣如灰氣出入覆其軍上者士多病城屠○或城上無雲氣士卒散○或城營上有赤雲狀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攻城有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曲蛇從城外入城者三日內城

屠此皆敗氣。○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擊。若有雲如雙青蛇雲去可擊大勝。○伏兵氣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可擊。○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雞城必降。○邊城雲如蛟龍所見處軍將失魄。敵上有雲長如引素如陣前銳或白黑色有謀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黃色急去。○敵上有氣如牽牛未可擊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凡占軍氣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留令清朝若日中時察彼軍及

我軍上氣皆紙筆錄記上將軍將軍察之若我軍上氣

不善但警備鎮守勿接戰敵在東

日出時

在南日中在

西

日入在北

夜半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臺

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便有氣○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

將士精銳不可擊○氣如隄阪前後摩地避之勿擊○

見彼軍上氣如塵埃沸粉其色黃白如旗旛暉暉然無

風而動將士勇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對敵

或有氣來甚卑不陰覆人上下掩搆蓋道者大賊必至

食不及飽嚴俟之。○凡雲起旺相者吉，囚死者凶，有勝

無實勝，虛高勝，下澤勝，枯長勝，短厚勝，薄我軍在西，賊

軍在東，西高東下，西厚東薄，西澤東枯，西長東短，則我

軍勝也。

他皆倣此

兩軍相對，遙見軍上有氣紛紛，勃勃如烟

如塵，賊凶敗。○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若我軍

無氣，將脩德撫士，眾存問，寒暑警誡，固守有赤色氣如

火，從天下入軍，軍亂將死，有黑氣如牛猪者，瓦解之氣

軍必散，有白雲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去

及至八九而不斷者賊必至嚴守之○若兩氣蒙圍城
有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內兵當突出凡氣安
即軍安也氣動搖則軍不安氣四散去軍破且敗其氣
如羣羊擊之必大尅○兩軍相當有氣如飛鳥徘徊在
其城上或來而高者兵銳不可擊○兩軍相去十里內
三里外軍上無氣是死兵擊之必大勝也○兩軍欲戰
視彼軍氣氤氳如焚生草之烟者初必精銳不可當待
其氣散擊之必勝其氣黑出如山帶黃是謝氣敵人自

降○軍敗之氣如羣鳥亂飛即伐之必大勝○氣乍明乍暗皆有詐謀氣過旬不散城有大輔即去之勿攻○凡敵上氣如雙蛇飛鳥如缺垣如壞屋如人無頭如驚麋如走鹿相逐如雞相向皆為敗軍殺將之氣○敵上氣如困倉正白見日益明者將士猛銳不可擊之○敵上氣黑中有赤氣在前精悍不可當○敵上氣如轉蓬者擊之立破○天子雲如千石倉如高樓如城門華蓋或赤黃正四方○遊兵氣如彗雲掃除或數百丈萬萬

無根本○敗軍之氣如破車如人無足無臂○若下輕其將妖怪並作衆口相惑當修德審令繕礪鋒甲勤誠誓士以避天怒然後復擇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饌震鼓鐸之音誠心啓請以備天門觀其祥應矣○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鞀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衆心乃可用矣雖云用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封功賞勞則不禱而福從共苦同甘則犯逆而功就然而臨機制用

亦有此為助焉

通典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六十三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刑

前志曰夫人有生萬物之最靈者也然而爪牙不足供其欲趨走不足避其害無毛羽以禦其寒暑必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者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能勝物羣而聚之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人既羣居不能無喜怒交爭之情乃有刑罰輕重之理興矣刑於百度其最遠乎又曰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又曰鞭扑無弛於家刑罰無廢於國征伐無偃於天下但用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爾歷觀前躅善用則治不善用則亂在乎無私絕濫不在乎寬之與峻又病斟酌以意變更屢作今据掇經史該貫年代若前賢有誤雖後學敢言亦庶幾

成一家之書爾前代搢紳之徒多設三皇之言又不載其刑法故以五帝為首云

第一刑制上

第二刑制中

第三刑制下

第四雜議上

第五雜議下

第六肉刑議

詳獻

決斷

考訊附

第七守正 赦宥 禁屠殺贖生附

第八寬恕 囚繫 舞柰 峻酷 開元格附

刑一

刑制上

黃帝 虞 夏 殷 周 秦 漢 後漢 魏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

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流宥五

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鞭作官刑

以鞭為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扑榎楚也

不勤道業則撻之

金作贖刑

誤而入刑出黃金以贖

青災肆赦怙終賊刑

青過也災害也賊殺也過而有害
當緩赦也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

哉舜陳典刑之義初天下
敬之憂不得其中也
於是流共工於幽洲幽洲北

可居者
放驩兜於崇山崇山崇山南裔
竄三苗於三

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
時為諸侯三危西裔
殛鯀於羽山羽山東裔也在

曰舜流四凶於四裔以禦魑魅此一明四凶不死也又
舜典云流宥五刑者五刑中有死既以流放代死此二

明四凶不死也又舜典言舜美皋陶作士曰五流有宅
孔安國注云五流有宅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

凶此三明明四凶不死也按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或者謂便殺之所以辨鯀至羽山而自死者也四罪

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不忍加刑則流
放之若四凶也五

流各有所居之地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

惟明克允

言咎繇能明五

刑施之遠近前古五帝之代據左氏載晉叔向所言夏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所謂九刑以墨一劓二剕三宮四大辟五又流六贖七鞭八扑九故曰九刑也三辟者言三王始用五刑之法故謂之三辟也班固又云五帝畫象而人知禁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哀始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而孝經緯亦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黑蒙赭衣中罪赭衣雜故屨下罪雜屨而已若如三家之言則前五帝皆同畫象不用肉刑其後以為不然何也按舜典云流宥五刑五刑者以傷刻肌肉亦謂之肉蓋書美大舜以流放之寬代刀鋸之毒若如三家之言五帝不用五刑矣則帝舜何得言以流放代之足明帝舜以前行五刑明矣其後舜又贊美皋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又知帝舜初立之時暫廢五刑後又用耳且尚書經正聖哲

所傳左氏班書何忽而不據其識緯之言固不足徵也
荀卿曰肉刑者蓋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矣

誠哉是言○夏啓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於社社載

主有奔北者則戮之主前以社主陰陰主殺後又作禹刑○殷作湯刑晉叔向曰

夏殷作刑皆叔世也言晚時洎紂無道迺重刑辟有炮烙之刑具峻酷篇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合布刑於邦國都

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決旬而斂正月朔日

布五刑於天下又懸書重之決旬十日也又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

之刑禁憲表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又懸其書於象魏布憲則

以旌節出宣令之亦懸書於門閭及一曰刑新國用輕

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丁寧焉

典新國新闢土立君之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承平守

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凡盜賊軍鄉

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家

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者殺之無罪若今無故入人室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無罪

欲犯法者其時格殺無罪謂同國不避者將報之必先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

言於士無罪也士主獄官也親者親總服以內焚燒也殺人者踣諸市三日謂

斃之斃之音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告而誅之

妨付反

謂吏人相殺傷見血耳攘獄者距不受也過訟者過止訟者也坐為賊盜者其孥男子

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豪

舂人豪人此二官之役今之奴婢古之罪人其子為之奴

罪隸奴也從坐沒入縣官者

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

奴

有爵謂命士以上也毆毀齒也

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

五百則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

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

黥面人無妨禁衛也

劓者守關

以醜貌遠之也

宮

者守內

人道既絕於事便也

則者守圜

驅禽獸無急行

髡者守積

王族不處

宮刑是不剪其類也但髡頭而已凡王族皆於隱處罰之故使守積音恣

穆王享國百年耄

荒

孔安國曰王即位過四十年而耄亂忽荒言百年大其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命呂侯度作

刑

度時代所宜也訓夏贖刑穆王命呂侯作書訓揚夏禹贖刑之法從輕也墨罰之屬

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

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多於初制五百章

其後又作九刑

正刑五及流贖鞭扑

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

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

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

器以盪上心者殺行偽而固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

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春秋時子產相鄭國鑄刑書刑鑄

法於鼎晉叔向遺書以非之子產報曰吾以救世弊也具

議篇上○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

父族母族妻族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

子三人長武公為太子次德公次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後三父等復共

殺出子立武公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

金人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
輒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
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
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
日秦人皆趨令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
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
令甘龍杜摯極非之

具雜議
篇上

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

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

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大治而大悅

魏文侯師李悝撰次

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魏代語中

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

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

士卒死者皆戮其屍

其後嫪毐

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

懸首於木上曰梟

車裂狗滅其宗

輕者為鬼薪

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

後又體解荊軻及平

六國制曰人藏詩書及偶語棄市

禁人聚語畏其謗也

以古非今

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

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

為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

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

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更變律令有

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

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

具峻

酷篇

○漢高帝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

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故言抵抵至也當也

蠲削秦法兆人大悅然

大辟尚有三族之誅

三族注已具上

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

其首頰其骨肉於市

頰為醢也

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

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

罪以上請之

應劭曰此輕罪不覓其耐鬻曰耐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當從寸故改耐為耐言耐罪

以上皆當先請也顏師古曰耐類傍毛也音而

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禦止遂

令蕭何攬撫秦法

攬撫謂收拾攬音九問反撫音之石反

取其宜於時者

作律九章

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為九

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

尉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文帝二年

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以過誤之言為妖言是使衆臣不敢

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內

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

粲

上造爵滿十六者也侯內外孫也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已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

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起行理城舂者婦人不參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

鬼薪已具上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為粲皆二歲刑也

人年七十已上若不滿十歲

有罪當刑者完之

不加肉刑髡鬻剃也若參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

除挾書律

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

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

人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

除之

孥子也秦法一
人有罪收其家

罪疑者與人

從輕
斷之

於是刑法大省

斷獄四百

具寬
恕篇

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

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

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鉗左
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

云以完代完此當
言髡者完之矣

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

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

謂殺
人而

自首得
免罪者

及吏受賊枉法

謂曲法而
受賂者

守縣官財物而即盜

之

今律所謂主
守自盜者

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

命者名也
成其罪也

殺人害重受賊盜物賊汙之身故此
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咎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

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

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

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臣妾
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妾

隸

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

為庶人

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

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

此令

在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具肉刑議篇

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

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咎五百當劓者咎三百率

多死

斬右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咎五百代斬
左趾咎三百代劓咎數既多亦不活也

景帝制

改定律筭五百曰三百筭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

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理所行所將行謂按察下更反其與

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

皆坐贓為盜他物論非飲食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

治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

伍者言從士卒之伍無爵罰金二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界其所

受贓界與也以所受之贓與捕告者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

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具寬恕篇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

寡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

乳乳產師侏儒樂師替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

不枉罪死欲腐者許之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偽黃金

棄市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笞三百曰二百笞

二百曰百其定筭令筭策也所以擊者也筭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

笞先時畢一罪乃得更人更人更易行笞人自是笞者得全

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徵發煩數人

窮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

見知人犯法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

而緩深故之罪

孝武欲急

刑吏深害及故入罪者皆寬緩之

急縱出之誅

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

律令

凡三百五十九章

蕭何本定律九篇叔孫通又加十八篇張湯又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

撰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

大辟四百九條十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

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比以例相比况

文書既繁主者不

能徧睹或罪同而論異

具舞條篇

孝宣制子首匿父母妻匿

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

其父母匿子

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

置廷平四人平之

具雜議篇

成帝鴻嘉初又定今年未滿七

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

三赦幼弱老眊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使人者也哀

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

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眊悼之人

人八十曰眊言老昏暗也七歲曰悼言未成人若死亡可哀悼

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

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其明勅

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非

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

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

其當驗者

即驗問

就其所居而問之

定著令

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莽敗之夷其三族其後陳

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楚如之刑具峻酷篇

○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

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

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

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

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法不苟

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

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
文帝遭代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
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
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
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
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
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
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王急

務遂罷之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於令陳寵又代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鈇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寵復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

鈎猶勘也音工侯反

溢出也

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

八贖罪以下二十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

千八百合為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

寵得罪遂罷

並具寬恕篇

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

陳寵子忠復為尚書畧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

比

比例也必寀反

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

西漢文景只除宮刑今復

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則其事矣今申明除之

解賊吏

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狂易謂狂而易性也

母子兄弟相

代死聽赦所代者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

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

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脩不同其議遂止

具肉刑
議篇

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

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過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

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為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

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

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覲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

科旁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畧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

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
聞道辭故分為告律囚律有繫囚鞠獄之法興律有上
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
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
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贓律
盜律又有教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其律有出賣呈
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
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

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不宜復為法故復別為之留律秦代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騎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警事律盜律有還贓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償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

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

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
各以為律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
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
臨時捕之或汚渚或梟藎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
絕惡跡也賊鬪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
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殺繼
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
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

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
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兇強為義
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鞠之制所以省煩獄也
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此皆魏代所改
其大畧如是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
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
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
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

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有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

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大密於是命賈充鄭冲荀顗荀
勗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頴成公綏柳軌
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
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
律為請贓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
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
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
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

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
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
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
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
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
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為正不治私約峻禮
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
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illegible]

通典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通典卷一百六十四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刑二

刑制中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晉武帝太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襲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

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畧罪法之輕重
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
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贓者則求罪於此作役
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
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
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
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為然謂之失違忠
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

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
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
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倡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
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
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
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
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
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為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

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謂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贓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特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

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
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
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
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
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
宗於上故降其刑刑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
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
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

惡言為恐喝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贓劫
名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
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
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
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
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
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
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喝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五疋以上棄市即

燔宮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界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賊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

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為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

之象髡罪者似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也○東晉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斷不循法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

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
意也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此故
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
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
舊典也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
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
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
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

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宋文帝時蔡廓為侍中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

無乞鞫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
以為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十疋常偷四十疋
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

具寬
恕篇

劉秀

之為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擬部人殺長吏科議者
謂值赦宜加徒秀之謂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
若值赦但止徒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
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
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

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非能異
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
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
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臆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
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
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
注張杜舊律合為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
文殆滅。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

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祭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為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贓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

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

子六足罰金八兩者男子四足罰金四兩者男子二足
罰金二兩者男子一足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
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
為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
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
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
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
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

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
罰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
先叅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
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升
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
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
鞭熟靷則古反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
七寸廉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

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靺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靺鞭小杖其制鞭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

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
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
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
婢資財沒官刼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贍面為刼
字贍音都鬚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謫配材官
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
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
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

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
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
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叅共錄獄察
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叅共錄之凡定
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
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
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者可停將送
十四年又除贍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

百姓有犯則按法

具舞
秦篇

○議曰按法用刑誠難差異然

酌於人情通於物理衣冠之與藜蒸如草木之有秀茂
若戮一士族雖或無冤如摧茂林雖翹秀或覩其疹瘁
則多傷憫之懷使人離心皆如崩角若戮一匹庶縱或
小屈如斬叢撥蹂荒蕪未覺其彫殘乃鮮嗟嘆之議免
俗惶駭不猶愈乎儻謂不然立覩其患武帝深旨未可
為尤前志著八議之科近法有收贖之制豈比下俚便
令同儕往事足徵未可多咎○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

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欺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塚高一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桎上塚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

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
歲刑降死一等鑕二重其五歲刑下並鑕一重五歲四
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
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
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唯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
著鑕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拳手至
市脫手械及拳手焉拳音拱兩手曰拳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
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

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
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
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理察囚徒
冤枉○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
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
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
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
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

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
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
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麤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
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
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輟之為蠱毒者男女皆
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
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固溷女
子入春豪其錮疾不逮於人守苑園王宮階九品得以

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
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
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案奏
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
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
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
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
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足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

足十一年誅崔浩

具峻酷篇

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

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

百二十一文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

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程日增置候官伺

察諸違犯賊二丈皆斬

具峻酷篇

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

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孝文帝除口誤開

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櫬

砧也

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

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

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
剽刼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
枷復以繩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
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
枷律枉法十足義賊二十足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賊
一足枉法無多少皆死賊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罪
人多全命徙邊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
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

令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
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
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
枷杖之制頗有定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
五以上階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
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
降階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
除名於例實與愚謂至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

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於縣男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齊神武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賊不滿五足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賊滿十足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判定魏

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
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
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
六曰詐欺七曰鬪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
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
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輟
之輟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
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

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春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鑠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春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

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足流九十二足刑五
歲七十八足四歲六十四足三歲五十足二歲三十六
足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足鞭杖每十
贖絹一足至鞭百則絹十足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
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
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
屬犯罰絹一足及杖十以上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
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

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

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鎖

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

桁戶郎反

決流刑鞭笞

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

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

頭逕二分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

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為一負閑

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殿繁局十負為一殿加

於殿者復計為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具舞
系篇。後周文帝東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廸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

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
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鬪競十二曰刼
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
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偽二
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
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
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
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

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磔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

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

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造於法

造七報反

而自殺之不坐

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拳流罪枷

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

罪以下錄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

罪於拳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

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

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

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
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
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
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
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
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
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事發
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

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
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
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
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
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
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
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
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

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
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
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

具峻
酷篇

○隋文帝初令高

頴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
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
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
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
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

鞭刑及梟首轆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

十為殿筓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十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以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枕之屬盡除之

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
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
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
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
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
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
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
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

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
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
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
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駁罪
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
後上奏取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
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
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有盜一錢亦

死

具峻酷篇

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勅修律令除十

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為差杖
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差
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
三百六十斤舊制疊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
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叅宿
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
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

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
十一曰鬪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
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
內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蓋並輕
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
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歛繁滋盜賊蜂起更為嚴制

通典卷一百六十四